

——
唐肃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论述写文章和评论政事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言而无实，罪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为文或发表政见，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瞎说那种不符合事实的假话、大话，这都是罪过。

简要的六个字，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涵。它显然是这位大学问家从自己的亲身实践，其中包括众多深刻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真实性是一切文字工作者必须遵循的神圣原则。无论是写文章也罢，作报告或发言也罢，首先必须尊重事实，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事实是第一位的。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常常不受重视，甚至遭到不同程度的践踏。

说假话，吹大牛，曾经让我们吃过大苦头，这段往事不应当忘却。

诚实地做人和做事，说真话，说老实话，不自欺欺人，不说谎吹牛，文过饰非，这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改进文风的首要前提。

二
清桐城派著名学者姚鼐曾说，写文章“要义理（思想）、考据（论证）、词章（文采）三者兼而有之”。而思想与论证又是在前的。一篇不朽的传世之作，并非它华丽的文字，而是深刻的思想。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字优美，写景抒情，无疑是上乘之作。然而传至后世而不朽的，是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辉思想。诸葛亮的《出师表》，历陈平生，一片忠心，读了催人泪下。它流传千古的，是文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训。

一篇文章或讲话，它的灵魂是思想。

有人认为，改进文风，主要得在提高写作技巧上下功夫。此言差矣。文章贵在“新”，即给人启迪的新思想，有说服力的新“论证”。文章的内容平平，人云亦云，既无思想火花，又缺少能说服人打动人的过硬素材，即使你用了多少美丽的形容词来包装，依然只能说是次品。

文章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内容。但内容始终是最主要的。只在形式（写作技巧）上使劲，而不在“义理”上倾注心血，那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改进文风，说到底，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三
爱因斯坦是上个世纪有卓越贡献的著名科学家。他在介绍自己学术研究工作的体会时，列了这样一个公式：A=X+Y+Z。他说，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工作，Y代表休息，Z代表少说废话。这位大科学家郑重地把少说废话，列为他取得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耐人寻味。

何谓废话？废话就是毫无价值的空话、套话、大话之类。本来，无论是写文章，或者是在会议上发言、作报告，理应有之有物，开门见山，力求有新意。这样才能给人启发，有利于交流思想，推进工作。

古人说过，写文章或议政，“唯陈言之务去”。“陈言”即别人已经说了千百遍的陈词滥调，务必抛弃。可是，如今爱说“陈言”者颇不鲜见。有人写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大多是已经说得滚瓜烂熟的老一套。有人在会上发言，捧着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把文件上和领导人已经说过多遍的话重述一遍。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废话套话。

有人说，讲点套话情有可原，并无大碍。错了！陈言套话最主要的危害是束缚人的思想，客观上掩盖了实际工作中的矛盾。推进改革开放大业，解放思想是前提。净说套话是思想保守的一种表现，它与解放思想背道而驰。

言简意赅，不说空话套话，是写文章或讲话的基本要求。要做到这点得下功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这方面是模范，他说：“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何等可敬的写作态度。

少说套话和空话，是改进文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界的死生造化真是奇妙，诸如蝉蛻、蛇解、蟾衣等空虚的旧躯壳，置于死地而后生为中药食材，可以治愈各种恶疾。前两者我小时在野地上经常见到，而蟾衣却像隐形衣一般，没有留下印象。查了一下，这竟是几千年来人们的普遍困惑：只听闻蟾蜍或者说蛤蟆能蛻衣，却遍找不到蟾衣，连医圣张仲景都表示不解。后来发现，蟾蜍竟选择在盛夏暴热的夜晚，借着电闪雷鸣的过程完成一次蛻衣，且边蛻边吃，不留痕迹，听起来更像是一部聊斋大片了。

原来并不像《淮南子》中说的那样，真的存在螳螂捕蝉用的“隐形衣”，但是世上不乏孜孜不倦亲自做实验的“楚国书生”，还东渡到了日本。日本天养元年（纪元1144年），一个叫藤原赖长的日本书生，选择在端午之日，小心翼翼地将一尺见方的白布染上蟾蜍血，阴干之后，蒙在头上，期待能如中国的书中描述一般看见百鬼，反复试验，却一无所获。最后，他失望地在《台记》中写下：“无验”。这位笃信中国神秘文化的日本青年，据说是看了《玉烛宝典》中“淮南万毕术”的记载，而依样画葫芦的。我小时顽皮，经常挨打，有次翻到本民国铅印的《古今秘苑》，想尝试制作一种“铁牛水”，据说涂在身上，被打可以不痛。这需要选择背上有麻点的蛤蟆，在其口中塞入大蒜，布包蛤蟆倒挂三天而死，取出大蒜含在自己口中便可。但捉蛤蟆、塞大蒜、含大蒜的每一步都不如挨打，最终罢了。便对那位勇于实践的日本书生表示敬意。

古人有无穷的想象力

和浪漫精神，于是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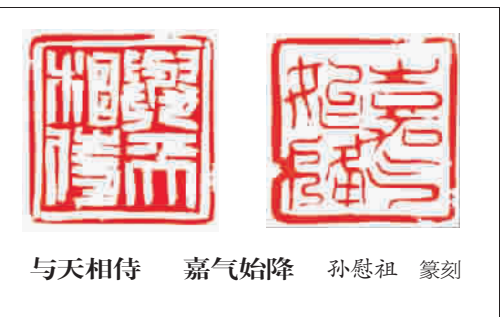
讲起中国瓷器，首先想到的是景德镇。如果说真正的当代釉下彩瓷器，那么在南昌衡山脚下的界牌出产的作品，在现代陶瓷艺术史上首屈一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在湖南衡阳市郊小镇界牌瓷厂呆过几个月。那里的规模在当时属中等，但它确为中国瓷器外贸出口担负了重任，尤其出口西欧的成套釉下彩茶具餐具等日用瓷。界牌镇山清水秀，就地取材，瓷土矿沿山坡逐步开采，大小厂房凌乱分散在小镇各处。瓷艺工种明确而有序，我从拉坯到制模，施釉到刮坯再到绘瓷统统弄一遍，学到的还是皮毛。界牌的釉下彩工艺的成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在厂研究所里，我看到墙上的一帧照片引起关注，那是时任广州军区司令的许世友将军，在视察部队归途中路过界牌，参观厂里的生产情况时的留影。坊间流传，将军特喜欢厂里生产的胜利杯，造型大方，绘上精致的釉下彩牡丹图案，逗人喜爱，美观实用。更有特色的瓷杯设计双层，保温效果明显。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界牌的人能如此用心在瓷器艺术上下功夫也难怪可贵。从釉下颜料上的配制，反反复复烧进高温窑里烧制，发色还原步步精细。只可惜大多用在日用瓷上作点缀图案，离真正的艺术品一步之遥。盖杯上满画釉下彩牡丹、桃花甚至荷花，效果极佳，还有人将它们绘制在大品锅上，争艳斗彩缤纷琳琅。如今人们到景德镇绘瓷，大多是以青花为主，再有所谓“釉下彩”也是改良过叫釉中彩。我只是想说真正的釉下彩工艺复杂，烧制成品率不高，一旦成功就是艺术品了，晶莹剔透清气扑面，令人爱不释手。

时过境迁，一晃三十多年过去。近年多次前往景德镇游览画瓷，看到了景德镇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阵痛彷徨，如今的再次辉煌和升腾，时代在进步。想到全国各地艺术家纷纷涌向景德镇寻求发展，界牌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小镇，是否还留有昔日的余晖？

又想到当年曾经从界牌带回许多瓷器，有自己涂鸦的，当然也有界牌工人设计师的作品，可惜的是大多送人而自己几乎没留下一件，特别是那几个胜利保温杯，温润釉下彩牡丹花姿色，老是浮现在脑海之中。



《淮南子》这类的奇书，充满了各种离奇而认真的探索，连小小的蟾蜍都被做足功课。《淮南子》云：“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鼓造”就是蟾蜍。据说有种“肉芝”蟾蜍，犹如人瑞一般，长生不老，能辟五兵，使敌人射来的弓箭都反射回自身，相比之下，草船借箭真是太弱了。这种蟾蜍需要在五月十五日由众人捕捉才能见效，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

更常见的关于捉蟾蜍的习俗在端午之日，目的是为了入药，取蛤蟆耳后腺和皮肤腺的白色分泌物蟾酥。《帝京景物略》记：“五日，南太医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蟆，取蟾酥也。”想想朝廷医官们浩浩荡荡摇着旗帜、鼓乐齐天地赶赴南海去捕捉癞蛤蟆，多么搞笑。除了蟾酥之外，还有一种更稀罕的物事——蛤蟆金。据说在蛤蟆口中或腹中塞上墨块，七七日取用，可以解毒化脓、治疗口疮。更神奇的是，夏天用此墨在墙上涂

崇明岛是我根生土长之地。在我的童年，崇明乃是上海的“穷乡僻壤”，不用说没有电影院，几乎连娱乐场所都没有，轮到放电影、演戏都得露天观看。那时候，看露天电影是收费的，我家宅院便成了放映露天电影的好场所。当时这个宅院是个完整的四合院，只要把正门和边门关掉，便是一个封闭式的院子，尽管紧邻鸡犬之声相闻，但可以老死不相往来。

每当要放电影时，村里就像过节一样，男女老少笑逐颜开，奔走相告，大家从下午三点起就早早带了小椅小凳，来到院里摆放位子，整个院内排得满满的，竹椅、木椅、布椅、藤椅，方凳、圆凳、长凳、矮凳，琳琅满目，简直可以开个“桌椅板凳博览会”，煞是好看。

一到天黑，工作人员要清场、卖票，大人们便一个个到院外买票。有些家里小孩比较多，尽管每张票只要一角钱，如果家

家，希望得到爸妈的关心，希望和爸妈在一起，在孩子遭遇地震这样重大事件后更需要父母的关心和支持。后来我们和孩子的父母联系，希望父母能够回来陪陪孩子。在这之后的日子里，轩依然每天都来，画画，玩游戏，有时和我们一起聊天，我们离开四川的时候，轩的爸妈回到了四川，孩子的情绪稳定了很多。我们彼此约定，一定要互通书信，互相交流彼此的成长，也约定，再次见面的时候，在栀子花开的季节，期待在栀子花开的时节，能见到那个已经长大成熟懂事了轩。

十目谈
青年志愿者

春寒三首
胡中行

其一

淫雨敲窗彻骨寒，
最无聊赖是孤单。
因缘来合终非合，
相见时难别亦难。
忍读音书情切切，
愁听漏滴夜漫漫。
沈园故事空陈迹，
犹有惊鸿过曲阑。

其二

最是恼人三月寒，
僵虫惊蛰影声单。
坐看山路墙边涩，
卧听琴音冰下难。
无力春风留肃杀，
多情蓬草自弥漫。
可怜啼发少司命，
日盼东君到夜阑。

其三

浮云蔽月倒春寒，
独酌窗前吊影单。
李杜辞章逢岂易，
程朱义理学尤难。
风中瘦马诗囊重，
雨里扁舟剑气漫。
行至乾嘉无过处，
群山万壑意正阑。

然与世无所有。”所谓“厉与西施，道通为一”，最丑的蟾蜍在月宫却与最美的嫦娥相伴，于是，他又在另一侧题道：“一身疙瘩似疮烂，泥里水里不下贱。莫要笑嫌丑中丑，嫦娥求我丑宫殿。”这大概就是蟾蜍故事的最美结局了吧。

中有四五个小孩，也要花上四五角钱，相当于当时的两天工分钱。不少人家为了省钱逃票，有的从中午就将小孩往我们宅上熟识的人家送，让小孩躲到电影放映时再出来；有的干脆冒称是宅院人家的“亲戚”混进来。

三番四次，不久这“公开的秘密”自然被放电影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于是对我们宅院人家也不“手下留情”了，实行“管制”。每次放电影时，对宅院人家有严格的限票规定，除宅里家人可以不买票，外来亲戚只能带2至3人，超额者也得买票。我记得有几次，为了让邻居家几个孩子能看上免票的电影，我的父母亲把自己的名额让出，而自己躲在家里隔着窗户看电影。但这倒是符合孟子所倡导的善举：“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尽管看电影的乐趣少了些，而人为为善的乐趣却大大增加。

凭票在宅院里看露天电影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文革”初期，以后逐步转为免费放映，大家可随意进出宅院观看。

随着电视的普及，生产队仓库和晒场都成了放电影、看电视的场所，我家宅院的露天电影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岁月流逝，弹指一挥间。如今近50年过去了，露天电影这个带有原始气息、乡土乐趣的文化产物，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真是“往事并不如烟”。



2008年6月，栀子花开的季节，我和上海一同去的志愿者在四川都江堰地区参加灾区心理危机干预。条件很艰苦，天热，饮食不习惯，住的是帐篷房，但我们内心是热的，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灾区受到心理创伤的孩子和家庭。每天上午为灾区学校的孩子上心理课，中午、下午在心理救援站，让孩子们画画、讲故事、做游戏，让他们的情绪在这些活动中得到释放，下课了，孩子们会如约而至，他们很有序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开心、轻松、平静。

有一个小男孩叫轩（化名），大大的眼睛，皮肤很白，看起来很讨人喜欢，读小学三年级，每天下午都会来，有时

一个人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显得无事可干，有时一个人画画，有时一个人发呆……他很想和我说话，但似乎又有难言之隐，有小孩子想和他玩，他又拒绝，他的眼睛有些无神。我想这个孩子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我要他专门画了一幅画《家》，他画中的家，一片狼藉，房子成为碎片，爸爸妈妈倒在血泊之中，一个小男孩孤独地站在废墟旁……借着这幅画，他告诉我，他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人世，地震让他一下子成为了孤儿，他现在和年近亿的奶奶住在一起。得知孩子的家庭情况后，我也很心疼这个“孤儿”，也理解了孩子最近的异常行为，于是，我和另一位志愿者到孩子家中去看望他的奶

奶，想给予奶奶一些支持。我们带着一点小礼品，来到了轩的家，奶奶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点也看不出家中发生过悲伤的事情，轩在角落里站着，显得有些无所适从，甚至有些害怕。此时，我们感

都平安时，我们一下子糊涂了，轩也很伤心地哭了起来，我们不明白，一个10岁的孩子，为何撒这样的谎，撒谎的背后想表达什么呢？第二天，我和孩子单独在一起，借着绘画，我们聊了很多，孩子也谈了他家中的一些事。他有记忆以来，就很少见到爸爸妈妈，他们一直在广州打工，身边还带着一个5岁的妹妹，轩一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他很渴望爸爸妈妈的爱。地震后，在电视中看到有失去爸爸妈妈的孩子被人领养，还有人被带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读书生活，轩希望有人领养，也盼望到上海去读书生活。我明白了轩撒谎的背后是因为爱的缺失，他希望有一个